



Yi tiao jin yaochi

一条金钥匙

一条金钥匙

【苏联】伊·戈洛索夫斯基等著

罗斯丁編譯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条金钥匙

【苏联】伊·戈洛索夫斯基等著

罗斯丁編譯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 10111·452

书号: 1713·787×1092 耗1/32·3 7/16印张·70,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100 定价: (6)三角一分

目 录

- 一条金钥匙.....〔苏联〕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1)
 罗 斯 丁 編 譯
- 追 踪.....〔苏联〕赫拉布罗比茨基、魏杰也夫合著 (5)
 罗 斯 丁 編 譯

一条金钥匙

原名“一个公安人员的札记”

〔苏联〕伊·戈洛索夫斯基著

罗斯丁编译

一、中心人物

一位朋友几次向我建议：“费道尔，你把自己在科拉伊斯克城的那段经历写出来吧。这里面很有教育意义。”

是的，我现在就开始写。在我写的札记里，人们将看到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斗争的道路，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15年，我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第二年因散发传单，我第一次踏入了“革命大学”——阿尔泰山科拉伊斯克城的中心监狱。就在这监狱里，我认识了这部札记的中心人物之一——马里宁。

马里宁是个身材高大的年青人，曾在沙皇军队里当过一个上尉的勤务兵。他是因为偷了自己长官的钱才入狱的。有一次，他向我建议一起逃跑。于是我们秘密订好了计划，决定在一天晚上实行。

那天晚上天空漆黑，我和馬里宁刚踏出监狱，前面就出现了一个黑影。

“举手！否則我要开枪了！”传来了看守兵的吆喝声。

馬里宁光着脚走在我前边，不慌不忙地說道：“老兄，难道你不認識我啦？还記得我請你喝伏特加的日子嗎？为什么要抓我們？你看，这人叫費道尔，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你做件好事，放我們逃走吧！”

“你是向工人散发传单时被捕的？”看守兵向我問道。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吧，快逃走吧，小伙子！我什么也沒看到，什么也沒听见！”

看守兵的話声刚落，馬里宁突然向他冲去，夺过了步枪，随即把閃亮的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

“你干什么？”我向馬里宁扑去。“他已經放了我們啦，你还要杀死他！”

馬里宁却一声不响，鄙視地看了看我。接着，他跑到那看守兵身旁，拔出刺刀繼續向他的身上刺去。这时一个恐怖的念头閃过我的脑际：他同样可以不声不响地杀死我的！我于是拔腿就跑。

“站住！”我听见馬里宁的吆喝：“你想到哪里去？”但我沒有站住，两脚飞过了篱笆，穿过了广场，来到一家門前的石阶上，渾身是汗，喘着气。这时我才恢复了知觉，感到自己是自由了，但同时也想起那位无辜的看守兵，內心很沉重。我发誓今后無論如何也决不跟馬里宁这样的人往来。但天晓得，几年以后我又和馬里宁见面了……。

二、未来的助手

在整个阿尔泰山快要解放的前夕，我在科拉伊斯克城第二次被捕了。白匪軍事法庭判了我絞刑，決定在第二天執行。當天晚上，他們便把我監禁在市商會的地下室里。

所以要談及這件事，是因為我和中學生列什卡有過不尋常的遭遇，而他和後來發生的事件又有着密切聯系的緣故。

在進入地下室前，白匪剝掉了我的衣服，只剩下一件內衣和一條單褲。地下室黑而且冷，冷得我渾身打抖。為了不致凍死，我光着腳來回跑着。那時我只有一个想法：讓白匪幫快些槍決或吊死我吧，越快越好。我跑着，忽然在通向地下室的門角邊，閃出了一個人影。誰？我正想喊，這時一个十六歲上下的小伙子已經站在我面前了。他穿着大衣，戴着擋風帽，一對機靈的眼睛閃着白光，有點惊奇地問道：

“看來，你是布爾什維克？我是剛畢業的中學生列什卡，是從水道爬到這裡來的。”

“什麼水道？”我踩着腳，瑟縮着身子。

“是水道。”中學生平靜地回答說。“這裡要安裝地下水道。水管路綫直通到廣場。我是貪着玩爬進來的。”

“你不害怕？”我說道。“我今天才給判了絞刑，明天一早就要見上帝去了。我能跟你從水道出去？”

“判了您死刑？”列什卡更惊奇地叫了起來，“這麼說，你就是布爾什維克了？來，我馬上帶你爬出去。讓他們明天找鬼去受絞刑吧！”他一邊說，一邊脫下了大衣，把它

披到我的身上。跟着，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对羊毛手套，吃力地把它套上我两只浮肿的脚。

“这是一个多勇敢善良的小鬼呵！”我想，同时又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发现这个地下水道。我们在黑糊糊的水道里走了约十多分钟，然后从出口走上了市中心广场，我们穿过了一条条街道，最后来到靠近城郊的一座小屋子里。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穿着中学教师服装的，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房间里很暖和，我松了口气，望了望老人说：

“我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判了我死刑。您儿子帮我逃了出来。要是白军在您家里找到我，那么，我们三个都会被枪毙的！”

“枪毙？太好了！”老教师笑了笑。“列什卡，你把那双毡靴拿给这位勇士穿吧，顺便把茶壶放到炉子上去。”

这样，我便认识了自己几年以后的助手列什卡和他的父亲——一位善良的中学地理教员。这位老教员死得多惨呵！但所有这些都要以后才能谈到。

三、在最初的日子里

……经过一个半月的恶战，我们终于粉碎了科拉伊斯克城的白匪帮，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那时城里秩序很混乱，凶杀、抢劫事件天天有。特别严重的是暗杀苏维埃工作人员，几乎每天早晨都可以在小巷街头找到苏维埃工作人员或红军战士的尸体。为了彻底肃清残敌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设立了保安处。我被指派负责这个处的

工作。市革命委员会拨出了旧商会作为保安处的办公地点。

就在我搬到旧商会去的第二天，列什卡来找我了。

“费道尔，您好！”列什卡刚踏进房门便兴奋地说：“革命成功啦，听说您在保安处，我想和您在一起工作。呃，和您在一起会多好啊！”

“那么，你今年几岁啦？”我摸了摸他金黄色的头发问道。

“快要十九岁了。”小伙子眨了眨眼睛回答说。

保安处只有我一个人，正需要忠实可靠的革命干部。于是我又想起列什卡把我从死亡中救出来的情景。但我却仍然严厉地说：“列什卡，你可不要把这里的工作看得轻而易举！这是对敌斗争的机关，懂吗？你的工作以后再谈，现在我给你一张纸条，去运些煤回来。明白不？”

“明白！”列什卡高兴地大声回答道。

就在这天傍晚，驻在城里的红军团部正式给我派来了一个干部。我刚拆开介绍信，抬起头来就给吓呆了：站在我面前的竟是马里宁！

……我和团长克拉西一直谈到深夜。他在革命前是陆军上尉，个子很瘦。他耸着肩膀说：“如果说，几年前马里宁进过监狱，杀过看守兵，但那是革命前的事情。现在我们可没有任何权利不相信他。从那时起，他走过了艰难的道路：战斗过，完成过地下党和游击队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我们才把他介绍到保安处。”

团政委基涅夫是一个老地下工作者，我早就认识他。他同样夸奖马里宁。“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信任这个

有軍事才能的旧軍官，特別是馬里宁現在已經是黨員。這里面沒有什麼可研究的。您放心吧。”

我只好服從了。可是，歸根到底只有上帝才明白：這個馬里宁是個什麼人呵……。我在回保安處的路上走着，想着。就在這時，我眼前突然發生了一個事件。

四、謀 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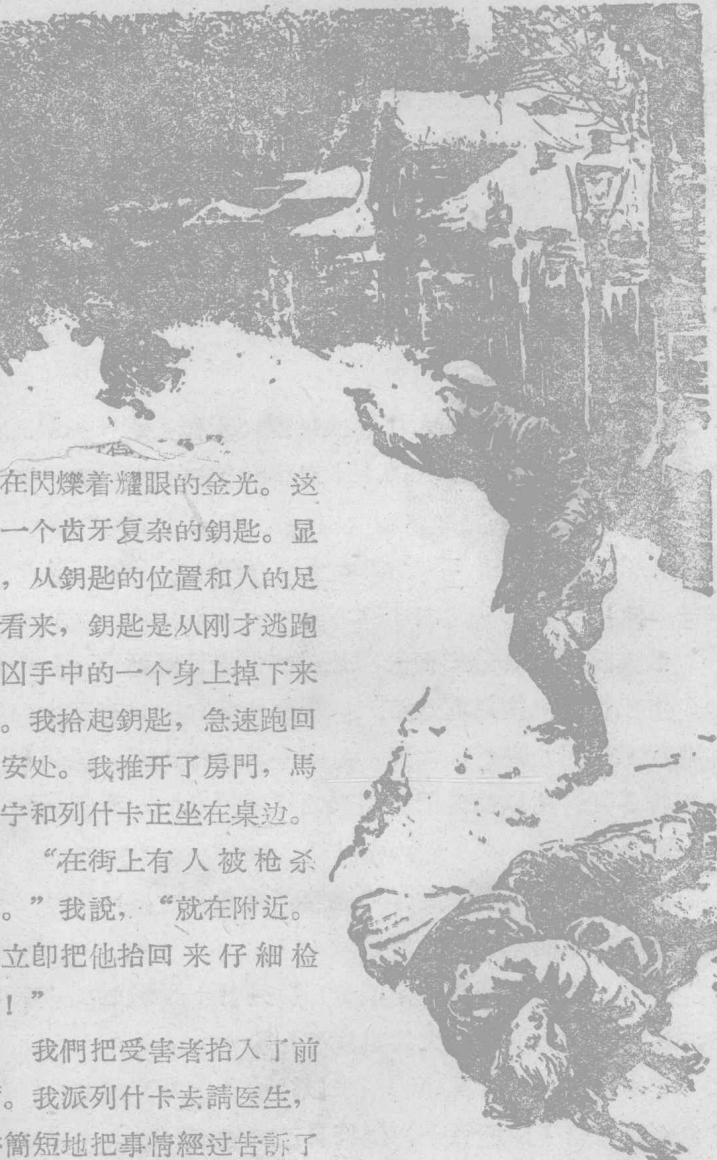
當我快要回到保安處的時候，忽然從街角跑出一個人。他光着頭，穿着長大衣，象旋風似的從我身旁閃了過去。我向後退了几步，就在這一剎那，從我背後傳來了槍聲。於是，那跑着的晃了几晃，倒在雪地上了。緊接着，兩個穿着沒有符號的軍大衣的男人朝着那受害者迅速跑過來。我立即掏出了手槍，站在街口吆喝道：“站住！丟下武器！”

可是，那兩個人毫不理睬，頭也不回地跑了。我立即扣動槍機，一連打了四發，但沒有击中。我跟着追上前去，直到他們的影子消失……。

我回到受害者身旁。抬起他的頭，這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人，薄薄的唇邊流着血。他穿的是旧財經工作人員的服裝：青大衣，淺藍的黃邊夾褲。

“註……革命……委員會采……採取措施，”他睜大眼睛，困難地喃喃道：“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們要……要……。”

要什麼？他們又是誰？我還來不及問明，受害者已經不會說話了。我檢查他身旁雪地上的足跡，有一條長形的小東



西在閃爍着耀眼的金光。這是一個齒牙複雜的鑰匙。顯然，從鑰匙的位置和人的足跡看來，鑰匙是從剛才逃跑的凶手中的一个身上掉下來的。我拾起鑰匙，急速跑回保安處。我推開了房門，馬里寧和列什卡正坐在桌邊。

“在街上有人被槍殺了。”我說，“就在附近。應立即把他抬回來仔細檢查！”

我們把受害者抬入了前廳。我派列什卡去請醫生，並簡短地把事情經過告訴了馬里寧。馬里寧听着，點着

我立即扣動槍機……

头，随后俯身看了看受害者說道：“我認为，首先需要弄明白，这家伙究竟是誰！”

医生进来了。他身体肥胖，脸色通紅，眼睛还有睡意，是列什卡硬把他从床上請来的。他一边伸手去摸受害者的前額，一边說道：“这是銀行老會計維柯夫。他和我同住一条街。”

医生詳細检查了伤口，搖着头說道：“不行了。子弹穿过了右肺和心脏。死是肯定的了。”

我們互相望了望，大厅里很肃靜。现在，躺在木板上的老會計已双目低垂，漸漸閉上了血淋淋的嘴唇……。

五、第一次會議

敌人謀杀老會計維柯夫，是我們保安处开始工作的信号。但我們的机构只成立两天，干部連我在內只有三个，怎样进行工作呢？謀杀如此突然，凶手又不知去向，要破案該从何着手呢？所以当晚把維柯夫的尸体抬走后，我們就开了第一次會議。

在會議上，馬里宁說：“他們杀死老會計，只不过是强盜們搶不到手而采取的最后手段。”

“不，这簡直是想取消偵查！”列什卡反駁道，“很明白，老會計身上連一个戈比也沒有！”

“尽管沒有，可是他們原来以为他身上是有錢的！”馬里宁輕蔑地望了望列什卡，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馬里宁同志，这是什么样的搶劫呵！”我尽量平

靜地說：“顯然，老會計所以被謀殺，是有極複雜的原因的！他們打算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進行的活動可能要比這次暗殺嚴重得多。今天是二十號，如果在六天內我們還查不出這個謀殺案的真相，我們就會落到極困難的處境去。”

“對！必須馬上查明，開槍的到底是誰。”列什卡同意地說。

“去偵查誰放的槍？”馬里寧冷笑道，“到外面捉風去吧。還是先到銀行去，在那兒先打聽清楚，維柯夫日常跟誰來往。”

“說得對。應該從具體人開始調查。”我想，於是說道，“好，我們第一步就到銀行調查。但該誰去好？”

“我去！”列什卡和馬里寧幾乎同時回答着。

“列什卡年紀小，缺乏鬥爭經驗，”我思考着，“只好決定馬里寧去。”於是，我命令道：“馬里寧同志，你到銀行去。偵察任務一定要在明天上午前完成！”

馬里寧出去了。壁上的掛鐘正指着三點五十分。列什卡因沒有派他到銀行去，有點不高興。當我打算爭取在天亮前休息一會兒，他突然問道：“費道爾同志，請您把那條鑰匙給我看看。”

“在書桌抽屜里，”我說，“你自己去拿吧。”

“一點不錯！”列什卡拿出鑰匙，看了后就叫道：“您看，費道爾同志，鑰環上刻着的字體是‘安’‘日’。這是城里最好的鎖頭工安東尼·日莽斯基的標記！應該找他去。他一定記得，這條鑰匙是給誰配的。”

“這個發現很重要。”我說，“明天一早我們就一起

去。而现在躺下吧，让我们休息一会。”

六、又一个严重事件

我合上眼不久，就有人敲门。列什卡从床上爬起，擦着睡意正浓的眼睛。一位红军战士拿着一封信在楼梯口等着。我拆开信，读了一遍，上面写着：“费道尔同志：银行刚才被人抢去了二十三公斤黄金。哨兵被害。请速来。我等着您。

馬里宁”

“发生了什么事？”列什卡问道。

“银行的黄金被抢，看守银行的红军战士也给害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判断说，“显然，抢劫黄金的不是一般盗贼，而是苏维埃政权的最凶狠的敌人！”

既然我要到银行去，因此找锁头工的事情只好由列什卡去办了。

……银行侧边聚满了人。人群中远远可看到身材高大的馬里宁。在石阶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红军战士。这就是看守银行仓库的哨兵。我俯下身子，哨兵还会呼吸。

“快找医生来！把他抬到屋里去！”我喊道。

馬里宁扑上前来帮忙，我们把红军战士抬进屋里，放在办公桌上。周围站着银行职员。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自我介绍道：“我是会计主任司班。要我干什么，请吩咐。”

我几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红军战士身上。他呻吟着，两只泪水盈眶的眼睛闪闪发光，极力想说什么。我解开他的衣领和钮扣，看到他胸前有三处二寸

多闊的刀伤。

“同志，誰用刀杀你？”我問。

“两个人……。”战士的声音颤抖而微弱。“有……一个……我……我認……識……。”他還沒說完便无力地垂下了头，閉上了眼睛。

“費道尔同志，我們該到地下室去一趟，那里是儲放黄金的仓库。”馬里宁說。接着，他沒等我答应又說道：“或者；让我现在就去看看？”

我点了点头。他走开了。

“請您立即把医生找来！”我向會計主任命令道。这时，職員們已經走开了。

“喝……喝……！”战士呻吟起来，声音很低沉。

我馬上跑出了房間。真見鬼，門外一个人影也沒有！于是，只好由我自己到前厅去取开水。可是当我把开水拿回房里时，战士已經一动不动了。他的喉嚨已被割断。这一切都是在三几分鐘內发生的！我向窗口扑去，广场上沒有一个。我踏出房門，會計主任正帶着医生走来。

“您来迟了。”我沉痛地說，并且請會計主任帶我到地下室去。

“这就是說，敌人就藏在銀行里？”我一边想，一边审視着會計主任和站在地下室門口的馬里宁。

“这是誰干的？”馬里宁听了我說到刚才发生的突然事件后，憤憤地說道。“他媽的，一定要查出来！”說罢，他蹲了下来，察看着被毀坏的鎖头……。

“从前任何一个罪犯也别想混进銀行来，更不可能杀死

看守兵，钻入放黄金的地下室的！”会计主任指着门说。

“您看，通往地下室的门装有电铃，卫兵就站在那里。即使杀死了卫兵，罪犯也无法闖入地下室，因为那门装有特别机关，要有特制的钥匙才能打开！”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铁门却不起作用了呢？”我问。

“我就是不明白。”戴着老花眼镜的会计主任摆着左手说。

“不明白不明白，你这个该死的老鬼！”马里宁蹲在门边骂着。“费道尔同志，您看看吧。罪犯是用钥匙开门的，然后为了混淆人们的视线，又敲碎了门锁。显然，杀死卫兵抢走黄金的人就是在银行工作的！”

我检查了铁门，同意马里宁的说法。可是由于对马里宁存有戒心，于是我便向会计主任问道：“怎么样？您同意他这个结论吗？”

司班的脸孔立刻变得慌张和可憐起来。“这样的结论？”他惶惑地说道：“但钥匙现在不在我手里，从前也不在我手里。我可不懂。”

“那么，钥匙在谁手里呢？”我问。

“从前这门有三个同样的钥匙。一个保存在老会计维柯夫手里，一个由出纳员带，另一个则由经理自己掌握。他们入地下室常常是一块去的。而现在，除一个钥匙仍由维柯夫带着外，其余两个都在从前的经理、现在的总出纳西嘉克手里。”

“我早就料到，罪犯不是老会计，就是这只该死的老狐狸！”马里宁吐了口涎沫说：“从前的旧经理当然是坏蛋！”

“罪犯不可能是老會計，他不是在前幾天搶劫銀行前就給人暗殺了嗎？”我說完后又轉臉向會計主任問道，“總出納西嘉克什麼時候上班？”

“他病了。”司班回答說，“現在還躺在床上。”

關於西嘉克，革命前我曾聽說過。那時，人們說他是一個同情革命的經濟專家。他在紅軍和白匪幫混戰着的時候，曾在報紙上寫道：“我是專門從事經濟工作的。我認為，銀行應該向窮人多放低利貸款。我是俄羅斯人，為了祖國，我永遠誠实地工作！”可是，這個政治上模糊、但心地善良的銀行工作者現在是否變成了罪犯，參加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呢？“有可能呵，特別是在這些年頭。”我想。

於是，我下了扣留西嘉克的命令，派馬里寧立即去執行。我自己便踏出銀行，去向革命委員會主席沃洛辛同志匯報。

七、“不要給黃金案件迷住了！”

我到達革命委員會時是上午十一點鐘，主席沃洛辛同志是個老工人，1905年參黨。我向他報告了老會計維柯夫被謀殺、銀行被劫和看守兵被害的詳細經過，並談到了派馬里寧去扣留總出納西嘉克的事。

沃洛辛一語不發地聽完后，磕了磕煙斗說：“你來得正是時候，費道爾同志。是的，正如你剛才說的，敵人要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搞大陰謀。看來，謀殺老會計維柯夫不過是他們迫不得已的措施。”